

借异写实, 发抒孤愤: 《聊斋志异》的创作笔法与创作主旨

刘 玮

(中国人民大学 文学院, 北京 100872)

[作者简介] 刘 玮(1970-), 女, 黑龙江哈尔滨人,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博士生, 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小说与戏曲研究。

[摘 要] 《聊斋志异》以善写鬼狐故事而构成题材上的“异”; 但作家的创作主旨是要借助这些奇异的题材来反映现实, 发抒孤愤, 寄托理想。为实现这一主旨, 作家使用了种种特异的笔法, 即“借异写实”, 通过“亦真亦幻”、“奇思异想”、“变形与放大”和“写实中求异”四个方面, 实现作者的创作主旨。

[关键词] 《聊斋志异》; 借异写实; 创作主旨; 创作笔法

[中图分类号] I207.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881X(2007)01-0079-05

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书名“志异”, 作者亦自称“异史氏”。的确, 书中近 500 篇作品里面, 大多数是关于花妖狐魅或异于常人常事的故事, 从题材上构成了它的“异”之所在。但《聊斋志异》绝非单纯地为“志异”而志异, 而是如作者所说, 是欲“集腋为裘, 妄续幽冥之录; 浮白载笔, 仅成孤愤之书。”^[1] (第 3 页) 作家是要借助这些奇异的题材来反映现实, 抒写愤懑, 寄托理想。为实现这一创作主旨, 作家使用了种种特异的笔法来编织故事, 塑造形象, 可说是“借异写实”。这种笔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亦真亦幻: 对异类女子的塑造

《聊斋志异》中的爱情故事是书中最为人称道的一类, 在数量上约占全书的 1/4。这类故事的男主人公多是穷愁潦倒的书生, 女主人公则多为鬼、狐、仙、妖等异类。在描写这些异类女子时, 作者使用了亦真亦幻的笔法。她们一般是以人的面貌出现在书生面前, 但在塑造这些女子时, 作家一方面以写实的手法赋予她们以人的禀性与气质, 另一方面又用幻化的笔法, 写出作为异类的她们各自的特征。虽说真幻交错, 但作者还是以“真”为主, 突出她们的美好品质, 以及与书生间真挚的情谊, 从而“使花妖狐魅, 多具人情, 和易可亲, 忘为异类”^[2] (第 147 页)。

首先, 作家刻画出“异类”少女天真烂漫、初通人情的一面。《青凤》写青凤初遇狂生耿去病时既有“俯首”、“敛足”的羞涩之态, 对耿生的轻薄又“无愠怒”。表现出初涉世事的少女的羞涩和她对耿生的好感。《花姑子》写花姑子酿酒, 因贪玩“插紫姑”的游戏而致使“酒沸火腾”, 完全是人间小儿女游戏的天真之态。《小谢》写两女鬼小谢与秋容逗弄陶生, 虽间或有褻慢之处, 如“翘一足踹生腹”、“时而探手于怀, 捋裤于地”等举动, 但更多的是表现出少女的天真烂漫和憨态可掬: “以纸条捻细股, 鹤行鹭伏而至”, 受到陶生的呵斥后, 她们“飘窜而去”, 但陶生一睡着, 她们又用纸捻“穿其耳”; 当陶生夜读时, 她们一个“掩

生卷”,当“生怒捉之”时,“即已飘散”,如此反复;另一个则以手“掩生目,瞥然去,远立以晒”。两个天真而又淘气的少女形象跃然纸上。后来,她们为陶生做饭,跟陶生学写字、读书,又“争媚之”,甚至都暗暗嘱咐陶生不要教对方,则又显示出女孩子的善良本性和不失为自然的妒意。

其次,作家往往赋予这些异类女子以出众的才华或超常的聪慧,并安排她们成为书生的红颜知己。《连锁》中的女鬼连锁才华出众,不仅与杨于畏谈诗论文,还教他下棋弹琴;且善作曲,所作之曲既能“酸人胸臆”,又能令人“心怀畅适”,俨然一位情调高雅的益友,给寂寥中的杨生以莫大的慰藉。《小谢》中的小谢与秋容均聪慧异常,在陶生的教导下,一个书法“居然端好”,一个读书“颖悟非常”。在陶生赴试被害,“淹禁狱中”时,二人又奔走相助。虽然这些异类女子最终都与书生结为夫妇,但婚前这种知己之交,在“男女授受不亲”、其结合全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社会环境中,无疑具有惊世骇俗的力量,体现出作家所具有的近现代色彩的爱情婚姻观念。

无论是连锁还是小谢与秋容,均不肯以其鬼身与书生为欢而加害于他们,这又是作家赋予她们的中国女性心地善良、善于隐忍的传统美德。这些美德当然部分是出于特定的社会环境中男性利益的需要,但结合作家个人的身世遭遇,以及他所写的女鬼们以德报知己的举动,则又不能排除落魄书生在潦倒中的人生期待和心理慰藉的成分。

作家在描写这些女子的“人”的特征的同时,并没有忘掉也写出她们“异类”的特点,使读者能够“偶见鹘突,知复非人”^[2](第147页)。如青凤作为狐身遇到野犬“逼迫”而向耿生求救时,“依依哀啼,葛耳辑首,似乞其援”,俨然一只弱小的狐狸。又如书中写花姑子“气息肌肤,无处不香”,则突出了她作为獐子的动物性。《小倩》中小倩在被宁采臣迁葬并随之来到宁家后的举动,大异常人:甫至其家,即“入房穿榻,似熟居者”,夜晚出门时则“涉阶而没”;《小谢》中小谢与秋容行动飘忽不可捉摸。凡此种种,均显出了这些异类女子的“鬼性”。

综上,《聊斋志异》中的异类女子大多容貌俊美,聪慧异常,往往出现在书生们穷愁潦倒之时,我们可以将此视为寒士们在寂寞困顿中的人生期待和心理补偿的曲折反映。这其中既有封建时代男子对女性的玩赏心理和对“娇妻美妾”的幻想成分,又有对纯真爱情的不懈追求,对知己者稀的深沉感喟,以及对封建礼教的反叛,是封建文人的庸俗心态与进步作家理想追求的矛盾交织。这些人与异类遇合的神话、鬼话、仙话,虽渊源有自,但在蒲松龄笔下却显现出有异于前代同类题材作品的内涵,是作家超常的人生观和婚恋观的体现,而实现这一切的手段便是作者那亦真亦幻的创作笔法。

二、奇思异想:对科场弊端的嘲讽

除了占多数的鬼狐故事而外,《聊斋志异》中还有相当数量的反映科举弊端的作品。在这些作品中,作家同样以种种“异相”来间接地反映现实,抒发忧愤,在奇思异想中为我们展现了颇为真实的科场众生相。

《司文郎》中的一个鬼和尚,乃前朝名家,因生前“抛弃字纸过多”而被罚为“髻僧”。鬼中亦有和尚,要因生前事受到惩罚,且受罚之由竟是他“抛弃字纸过多”,这已是奇思;而这位“髻僧”居然能用鼻子嗅出文章的好坏,更是异想;当他嗅到余杭生的文章时“咳逆数声”,令其“勿再投矣……;再焚,则作恶矣”,则更是奇上加奇!然而,这些奇特的构想,并非凭空结撰,而是作家以其切身经历和耳闻目见为根据,加上艺术的想象加工而成的,是对摧残士子的科场之黑暗的嘲讽与揭露!蒲松龄几乎穷其一生都奔波于赶“举子业”的程途中,但在19岁那年初应童子试时取得府、县、道第一的好成绩后,就再也没有成功过。出众的才华、学而优则仕的传统以及维持生计的需要,使他不甘于老死乡间,但多次落败而归的应试经历,又不断地、实实在在地消磨着他的自信,折磨着他的精神;加之他还耳闻目见了同道很多的类似经历。这一切一再地擦亮他的眼睛,使他能够洞察科场的黑暗丑恶,对士子们经受的精神磨难和病态心理寄予深刻的同情。

在《司文郎》中,那管会“髻僧”“咳逆”的文章的作者——狂悖的余杭生居然中了头名!而此生老师

的文章,也令“瞽僧”“忽向壁大呕,下气如雷”。颇合乎“师承”的逻辑。由此可见,作家的奇思异想,并非想落天外、漫无边际。它不仅有着现实生活的基础,而且符合现实生活的逻辑。这位奇异的“瞽僧”曾说过:“仆虽盲于目,而不盲于鼻;帘中人并鼻盲矣。”在这样的环境中,稍有点文心的士子们又怎能不屡屡落败!这辛辣的嘲讽,矛头是指向作为主考官的“帘中人”。作者虽然没有明确意识到这一切的根源在于科举取士制度的僵化和不合理,但在当时能这样大胆地讽刺主考官,已属不易。

此外,《叶生》、《贾凤稚》等篇同样运用奇思异想写出了士子们为求功名而经历的种种奇异而又可悲之事,入木三分地揭示出科举制对读书人的戕害。在《叶生》中,文章“冠绝当时”的叶生屡困名场,终因一次考试落败,一病而亡。但他的魂却追随生前知己丁乘鹤,令丁子中了亚魁。后来其魂亦考取功名,衣锦还乡时被妻子点破,“仆地而灭”。结想之奇,笔法之异,令人匪夷所思。《贾凤稚》中的郎生则以其道术令贾凤稚将“葛冗泛滥,不可告人之句”连缀成文而中了经魁,既而让他入了仙境又重返人间经历种种荣辱浮沉。这一构想虽有借鉴前人之处,但作者将其与写科场之弊天衣无缝地结合起来,仍显出其笔法之奇妙。

《聊斋志异》中这些脍炙人口的讽刺科举腐败的作品,与稍后的《儒林外史》的某些章节可谓异曲同工。只不过《儒林外史》描写的是现实生活中的典型形象,针对性更强,而蒲松龄则是以种种奇思异想,虚实相生地、曲折地反映着现实。

三、变形与放大:对贪官酷吏的揭露

《聊斋志异》中的一些篇章将目光投注到广阔的社会,以关注民瘼的心肠和入木三分的笔锋,发抒公愤,刺贪刺虐。在这些篇章中,作者使用了变形与放大的手法,曲折而又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一幅幅官贪吏虐的现实画卷。

与作者惯用的赋予鬼狐以人形人性的笔法相反,《促织》篇运用“变形”的手法将人变为物,以揭示上层社会的腐朽和官吏的贪暴。平民成名的幼子因不慎将成名欲上缴供宫中娱乐的促织弄死,惊骇之下,落井而亡。就在全家“化怒为悲”,准备将其下葬之时,他却复苏了。然而,复苏后的成子精神状态并未恢复正常,从而并没给家里带来根本的转机。倒是一头看似不起眼的小促织,轻捷善斗,给全家带来了莫大的荣誉和经济收益。原来,这头小小的促织是成名之子变的:“后岁余,成子精神复旧,自言身化促织,轻捷善斗,今始苏耳。”也就是说,为解父母之忧,兼补己身之过,这个小小的孩子竟然魂化促织!作者从一小小的促织入手,运用“变形”手法,结撰出这一荒诞的情节,旨在揭露上层统治者不顾人民死活的腐化与残忍,以及那些为邀宠媚上而不惜残民害民的官僚们的丑恶面目,给人们的警示不亚于“苛政猛于虎”。尽管篇末写成名一家“不数岁,田百顷,楼阁万椽,牛羊蹄躐各千计。一出门,裘马过世家焉”。但获得这一切的过程和代价又如何?不能不令人深思。

在《席方平》中,作者则主要运用“放大”的手法,描绘出一幅阴森惨烈的阴间狱讼图,借以折射出“阳世”官贪吏虐、民不聊生的残酷现实。

席方平因其父在阴间被羊姓富人所害而愤然赴阴间代父伸冤。城隍和郡司非贪即虐,席方平父冤不得昭雪,于是又赴冥府申诉。可是冥王根本不听他说话,而是先“命笞二十”,继而将他放在火床上“揉捺”折磨,使其“骨肉焦黑”,欲死不能;之后又用锯锯解其体,令他“痛不可禁”。其惨酷程度令人咋舌!当得知席方平仍不肯屈服时,冥王又对席方平许以“千金之产,期颐之寿”,企图诱其放弃上诉,却终未得逞。“阴间”本是虚无缥缈的,作家描绘阴间的狱讼情状,实欲借阴间官吏的残暴无行,“放大”并抨击现实中的官贪吏虐。从这个意义上说,蒲松龄的笔不啻一枚巨大而神异的放大镜,从对阴间的映照中折射出了现实的种种情状。尽管篇末写的席方平得以昭雪及他们一家获得了安康富裕的生活,多少减轻了这篇小说的批判力度,但作家以其“放大”笔法所揭示的官贪吏虐以及由此造成的狱讼的黑暗残酷,却给读者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四、于写实中求异:对女性理想伦理面貌的探索

除上述借助鬼狐等异类或虚幻、变形等手法构建的故事而外,《聊斋志异》中还有一类故事,是借助现实中的种种奇闻异事来表达对生活的认识和期待。

《乔女》的主人公是一位完全生活于现实中的女性。她外形奇丑,与《聊斋志异》绝大多数篇章中的女性形象形成鲜明的对比。然而,读完故事,读者心中却不由生成了一位高大美好的女性形象,这是乔女以其特有的伦理内蕴征服了读者。

作品一开篇先以简洁的笔触勾勒出乔女的外貌特征:“黑丑;顴一鼻,跛一足。”这是正面描写,而写她“年二十五六,无问名者”,则从侧面衬出她相貌的丑陋。这样一位丑女,却有着善良的内心、自重的品格、大家的风范和侠义的心胸。在年老贫穷的丈夫死后,她独自一人艰难地撑起家业。就在这样的境况下,她断然拒绝了仰慕她的孟生的求婚。这里虽有受“一女不事二夫”的传统道德束缚的因素,但她的所为与一味恪守礼教的迂腐之举却有着质的不同,更多的是出于她对自身清醒的认识和不卑不亢、自尊自重的品格。首先,是不因贫穷而志短:“饥冻若此,从官人得温饱,夫宁不愿?然残丑不如人,所可自信者,德耳;又事二夫,官人何取焉”;其次,是不以施恩者自居:她抚养孟生的幼子乌头,在财产的使用上却界线分明,自己和自己的儿子丝毫不沾染孟家的财产。她先是以纺织自给,后又为乌头夫妇辛勤理家。如果说这些做法只要能自律还不难做到的话,那么她对乌头(包括其妻子)的教导严惩并举,不以非其亲母而瞻前顾后或有所迁就,所表现出的强烈责任感和大家气度,则为常人所难以企及。此外,乔女还有着一般女性所具有的善良品格和为一般女性所难得有的侠义心胸:当孟生暴卒后,她毅然承担起抚育其幼子的责任,表现出勇于肩承重担的勇气;而当村中无赖欲瓜分孟生家业田产之时,她挺身而出,以一贫弱女子之身,为保护孟氏家业而奔走呼号。此行此举,已远远超越了传统的道德信条,而有着一种冲破世俗非议的勇气和以心许知己的侠义风范。这种侠义风范即使在男人群体中亦不多见,这从小说对孟生好友林生的描写即可看出。诚如异史氏所言:“知己之感,许之以身,此烈男子之所为也。彼女子何知,而奇伟如是?”“知己之感”道出了蒲松龄对女性一种新的伦理期许,是由他在现实生活中知己难遇的深沉苦闷激发出的一种人生理想。这种心态在《聊斋志异》的其他一些篇章中也有反映,如《连锁》、《连城》等篇,而《乔女》在这方面尤为醒目感人。

诚然,乔女身上亦难免传统道德的印迹,但总体来看,这一形象更多地显现出一种新的伦理道德的光辉。作家的良苦用心亦于此显露:他不想用她外貌的美来打动孟生或读者;而是用外表的丑来突出她内在的美,以其伦理风貌的“异”重新诠释“美”的内涵。作者借乔女这一形象表达了自己对长期统治着人们、特别是女性的“三纲五常”思想的深刻反思和对一种既不背离传统又能超越礼法束缚的新的家庭伦理道德观念的探索。

综上所述,《聊斋志异》的多数篇章运用各种“借异写实”的笔法,构建出一个个奇异的世界,借此表达作家对当时不合理现状的抨击讽刺,对美好爱情的向往,和对理想伦理风范的期许。他这种写法,虽有对前人传奇和志怪小说笔法的继承,但更多的是作家的新创:既非明神道之不诬,也非借神道以设教,既不是为志怪而志怪,也不是为显露才情而抒怀,而是有意识地通过种种看似怪异的现象、人物和情节,反映现实,抒发“孤愤”。当然,这部容纳了近 500 篇作品的小说集中,也存在着若干仅仅是记录“异闻”的作品,虽稍有寓意,却近于浅俗,如《耳中人》写一书生因好导引之术而耳生怪异的现象,《龙》篇罗列“龙”现身世间的四则奇闻,《武技》则记一少年学武于少林寺僧,后因骄傲好胜而落败的经历。此外,《聊斋志异》中还有少量思想庸俗保守的芜杂之作。但瑕不掩瑜,从总体上看,《聊斋志异》是以其特异的內容和独特的笔法,将中国文言短篇小说的发展推上了一座高峰。

[参 考 文 献]

- [1] 蒲松龄. 聊斋志异[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 [2] 鲁 迅. 中国小说史略[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责任编辑 何坤翁)

Writing the Real & Giving the Feeling: Style and Purport of *A Legendary Record in Self-diversion Study*

LIU Wei

(Faculty of the Arts, People's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Biography: LIU Wei (1970-), female, Doctoral candidate, Faculty of the Arts, People's University of China, majoring in ancient chinese fictions and chinese operas.

Abstract: With its notable skills in writing ghost and fox spirit stories, *A Legendary Record in Self-diversion Study* has mostly the fantastic for its subject matter, but the main purpose of the author in writing this collection of bizarre tales is to reflect reality through their fantastic themes, to give expression to his feeling of exasperation, and to have something onto which to project his own ideals. In order to serve such a purpose, the author employed many extraordinary stylistic devices, or tried, in other words, to "write about the real through the fantastic". In this study, the author's purport and the stylistic devices are examined in 4 aspects, namely, "both real and imaginary", "fantastic and extraordinary ideas", "metamorphism and exaggeration", and "aiming at the extraordinary in writing about the realistic".

Key words: *A Legendary Record in Self-diversion Study*; writing about the real through the fantastic; purport of the work; stylistic device